## 在美國過耶誕 ■水晶

瀛苑副刊

淡江時報的編者賴小姐來約稿,指明要我寫一篇有關耶誕的時文,又說我是出名的快槍手,也許在不到五天的時間內,交出一篇兩千五百字的散文,對我應該不是什麼難事

我是「快槍手」嗎?那只能限於「有話即講」的情況之下;談耶誕應屬是「觸類旁通」的題目,所以我含含糊糊應承了下來,下面便是我的耶誕感言。

## 一、耶誕卡

耶誕卡很少有創意的。美國的耶誕卡,多半是有家叫 Hallmark文具商獨家壟斷的,這種大眾消費的產品,千篇一律,無法像紅樓夢說的「別開生面」,自是意料中事。多半是一朵聖誕紅花,一架數匹小鹿駕著的雪橇,一身臃腫紅衣有著啤酒桶肚皮的白鬍子聖誕老人、天使、聖誕樹,雙手合十禮禱披著一扇金黃長髮的耶穌基督……祝福的詞 句也無警策之言,庸庸碌碌、鬆鬆散散的,像我有些懶骨頭學生寫的英文作文,不知所云。

因為是系主任,似乎別人有權窺探她的隱私。她照實在耶誕卡上娓娓道來,我們忝為她的下屬,「因為懂得,所以慈悲。」

不像另一位身居要津的中國朋友,他夫人在耶誕卡中也夾附這種影印信函——那時尚未發明所謂「電子郵件」E—Mail。因為我不是他的直系下屬,她報導的春秋大事我便不甚了了。中國人在美國喜歡直呼其名,什麼 John、

Nathan、Gail、Grace,完全不懂他(她)們是何許人也?即使弄懂了也無興趣知道他們的「故事」。再加上寫作的人在美國住久了,中文退步了,一篇短文內出現了許多錯字別字,讀來令人啼笑皆非。這是我接到最糟糕的一種耶誕卡了。

## 二、聖誕樹

不一定要用紅綠或者五彩的燈球。我在美國,看過有用形形色色大小不一天使玩偶裝飾的聖誕樹;有用五彩小毛巾摺疊成紙鳶形式代替綵球的;或者樹身通體「晶瑩剔透」裹在嬋娟銀雪裡的,或者清一色的粉藍、珊瑚紅、水晶紫……顏色千變萬化,極盡巧思,務必要觀眾對今年的聖誕,不管有雪無雪——無雪的城市像是三藩市或者洛杉磯,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有一年聖誕夜,開車在黑沉沉的三藩市街道經過,一轉彎,人行道上矗立的就是一株株亮著細碎燈球的聖誕樹,一路開下去,除了火樹銀花,還是火樹銀花,真是一片壯觀。我相信這都是社區的人家共通「出錢」(Chipped— in)製

作的。美國人一般說來花錢吝嗇,唯獨在房舍和聖誕樹上肯不惜工本,投下大筆銀子,看過那足足開了二十分鐘車程的聖誕樹奇觀後,終於使我信服了這句話。

## 三、慶祝耶誕的節日

除了耶誕卡、聖誕樹,到了聖誕前夕,美國人還要去教堂,不管新教舊教的教友,去唱聖詩,或者望彌撒,慶祝耶穌生,重臨人間。倒不一定每逢耶誕,必定要開香檳酒,個個喝得像醉貓一般,或者通宵開派對,狂舞達旦,這種情形當然也有,不過不能一概而論。

資本主義的國家,像美國,也有溫情的一面,到了感恩節 、 聖 誕 節 , 許 多 教 堂 的 「 粥 廠 」 ( soup kitchen) 的 大 門 便 紛 紛打開了,這時候,「粥廠」前便湧現了許多排隊的「流 浪 漢 」 ( homeless) 。 廚 房 裡 有 許 多 義 工 — — 多 半 是 家 庭 主 婦,或者老婆婆,不斷替他們遞盤子、刀叉,佈菜盛湯 或者裝洋山芋泥,場面溫馨感人。有一年,是許多年前的 耶誕傍晚,在三藩市的一家麥當勞速食店,我和妻對坐著 吃漢堡,忽然店內鈴聲大作,表示這家店打烊了。這時走 進來一個少年,他想叫一客漢堡,但被店員拒絕了,因為 美 國 人 上 下 班 時 間 固 定 , 不 興 差 池 半 點 , 也 沒 有 什 麼 法 外 施恩的做法。少年在櫃台前猶疑片刻,終於快快步出了麥 當 勞 , 我 和 妻 看 了 , 面 面 相 覷 , 如 果 我 不 是 黃 人 , 我 一 定 把那可憐的孩子請回去,弄一頓大餐餵飽他。但是我沒有 這樣做。種族的差別,山一般阻隔了我跟這個白孩子的真 情交往。這一種阻隔——隔離,我常常在我白種鄰居的眼 神中捕捉到。美國是個種族主義色澤很重的國家,這一點 連開明的柯林頓總統也公開承認過;這是我的耶誕故事, 可從來沒有寫出過,今天因為賴小姐的緣故寫了出來,也 可以說是「一吐為快」了。

一九九八.十二.十三.